

<<我的心在跳舞>>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的心在跳舞>>

13位ISBN编号：9787539760988

10位ISBN编号：7539760982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徐鲁 等编

页数：64

字数：13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我的心在跳舞>>

内容概要

在冰心奖办公室的组织下，本套书对冰心奖获奖者的力作、新作重新进行了整理，精心挑选了近年来在小读者中产生较好影响、具有较强文学性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按照其体裁、主题和内容的不同，分别收录于10册书中，使这些文学精品以全新的姿态再次呈现于读者面前。

这些作品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文字充满勃勃生机，风格各异，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可读性。作品大多反映当代青少年的独特生活感受、心理发展轨迹和对美的向往。作品语言适合青少年读者的审美趣味，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我的心在跳舞>>

作者简介

徐鲁，著名诗人、作家、出版人，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冰心奖”评选委员会副主席。
已先后出版诗集、散文集64余部，另有长篇小说《为了天长地久》以及《沉默的沙漏?徐鲁自选集》《徐鲁青春文学精选》《金蔷薇?徐鲁美文系列》等。

<<我的心在跳舞>>

书籍目录

青春笔记

梨树的左边是槐树 林彦

偶然的时光 王蓓

我的流水账 杜蕾

孤独随风飘逝 殷建红

颜色 孙昱

为少年轻唱 简平

神偷安安和背后的王国 左眩

夏吉家屋顶的海 左眩

没爱金鱼 王轶美

一路风景

喊月亮 湘女

浅褐色的旅途，我的旅途 孙雪晴

浏览的双层巴士 郁雨君

我的心在跳舞 黄艾艾

向上的水 黄春华

豆田音乐 邢思洁

米兰，米兰 韦娅

北方纪事 简平

独自走路 王蔚

童年时光

暴风雨中的伙伴 徐鲁

门缝中的童年 林彦

我拥有的第一个星空 张秋生

小时候的喜欢 孙卫卫

假期的秘密 张洁

童年背影 曾小春

<<我的心在跳舞>>

章节摘录

梨树的左边是槐树 林彦 梨树的左边是槐树，那两棵树应该是这样站在福音巷口吧？

福音巷和童年旧居的永和巷只隔着三条街，却是两个世界。

在我印象里，永和巷像石桥下泛起泡沫的流水，烦嚣而拥挤，河埠边泊着密集的船，挤挤挨挨的全是茶楼，踩着滑轮车的男孩不时从街头呼啸而过。

福音巷就安静多了，路边的树站得笔直，却没有蝉声。

这里大概住着好多医生或者教师，和那些树一样，都是些干净而森然的表情。

高三那一年，我转学回到栖镇，永和巷的老宅早已卖掉，母亲就借了福音巷国生舅舅的一间阁楼住着。

分别不过几年，栖镇沿河的木楼仿佛一页页过期的日历被扯得七零八落，唯独福音巷的青砖楼厚重依旧，外墙散布着爬山虎落尽碎叶的枝条，如同经历风霜后平静的脸。

两棵黝黑的树守在路口，一棵热闹地开着白花，一棵沉默着。

等这一棵安静下来，另一棵才花枝招展，开的也是白花。

小街的清晨比较宁静，只有青色的晨曦流进天窗，鸽群呼啦啦地从波涛连绵的屋顶掠过，白亮的羽毛在空气中划出金属的声响。

然后舅妈就递过一只钢精锅，让我下楼去买早点。

国生舅舅是母亲的堂兄，细声细气的一个人，为人却非常慷慨，自作主张就腾出了一间阁楼，让舅妈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心平气和。

母亲当时在老民生面馆卖票，舅妈见缝插针地请母亲捎带些优惠的早点。

但清晨是母亲卖票最繁忙的时候，所以钢精锅就递到了我手上。

出巷口经过那两棵树，再拐过街角就是老民生面馆。

阳光还很淡，买早点的人流就已经挤得密不透风，连空气都浓酽得有了沉沉的分量。

这里经营的品种繁多，除了各色汤面，还有黑米粥、粢饭团、虾蓉蒸饺、江米切糕、鸡汁煎包、甜菜烧卖…… 国生舅妈是那种对吃比较讲究的人，按照她的计算，既营养又实惠的组合是煎包配清粥或者烧卖搭豆浆。

但怎样在一只钢精锅里容纳这么多东西，并且保持足够的温度，其难度不亚于解一道复杂的函数方程。

烧卖是要抢准时机买的，晚了可能没得吃，而鸡汁煎包起码得排队等八分钟——这还得确保不出意外。

做煎包的有时是一个很胖的女人，有时是一个很瘦的男人。

胖女人效率高，但是动作粗糙，往钢精锅里扔煎包像铲土，热油飞溅；瘦男人恰恰相反，喜欢在女顾客面前精益求精，等他把焦黄喷香的煎包小心翼翼移出锅，先买的烧卖已经凉透了。

我越着急，他越得意，行动更加沉着细致。

如果撞上瘦男人，早晨非跑两趟不可。

在路上磨蹭久了难免有迟到的危险，我就一边喘气一边往嘴里塞煎包，要是撞见同年级那个女生，感觉简直就是痛苦。

那个女生就住在福音巷对面，和我隔一条街道，之前上课也只隔一间教室。

不知为什么，转学一个月后才注意到她。

“我的窗外有一棵槐树和一棵梨树，槐树的左边是梨树，梨树的右边是槐树。”

转学后的第一篇作文我这样写道，但班主任说这是废话。

他在课堂上讲解鲁迅先生的名篇《秋夜》——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赞不绝口，可是我在作文里照样种上两棵树，他的眉头一下子就拧起来了。

我也拧起眉：“为什么鲁迅能写我就不能写？”

他一时语塞，瞪了我好一阵才说：“因为你不是鲁迅。”

毕竟是在教务处，我没有笑，一旁来送作业本的那个女生倒是忍不住笑了。

从教务处出来，那个女生放慢脚步，等我走近才轻声说：“其实你把那两棵树弄反了，梨树的左边是

<<我的心在跳舞>>

槐树，槐树的右边是梨树。

”我窘得满脸涨红，不是因为把树栽反了，而是没想到她会那么好看！那时候习惯了男生女生像夏天里蓬勃而不加修剪的野草，很少见到这样一双眼睛，黑黑的，静静的，看我，一眼。

仅仅一眼，世界顿时纯净得一尘不染。

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她也不等我说什么，便轻盈地走开。

放学后我飞快跑到校门对面的书报亭，把一瓶柠檬汽水喝得时间足够长。

终于在一大群人流里，她出现了，绕过浓阴下的木槿和蔷薇，和我的距离越来越近。

骄阳的温度一下子涌到了我脸上，仿佛这时才意识到我其实一直在等她。

等她几乎要擦肩而过时，我准备好的招呼跑到嘴边又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狼狈极了。幸好她没有注意到，她甚至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望着她的背影，我松了口气又怅然若失。

“她叫什么名字呢？”

”我在心里嘀咕着，“怎么会那么好看？”

”觉得她好看的，显然不止我一个人。

两天后，隔壁班一个叫方扬的男生和另一个男生把我堵在路上，毫不客气地盘问了我好一阵。

是的，她好像是住在我们那条街上，不熟。

我刚搬到舅舅家不久，跟谁都不熟。

电影？

我从来不约人看电影。

说过什么话？

梨树的左边是槐树，槐树的右边是梨树……我绕口令地重复被她纠正的作文，让两个男孩莫名其妙。

“你和苏宁就谈了这些？”

”陪同方扬的那个男生盯着我，眼里写满了怀疑和不屑。

我没有恼怒，甚至有些兴奋，突然就知道了她的名字。

“算了。”

”方扬拉开他的同伴，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解释，“其实，我只是想知道、知道一些她的情况……明白吧？”

”我当然明白。

那个年龄，那个季节，买东西也好，看人也好，我们的眼睛总是浮光掠影，停留在外表上。

稍稍留心一下，就知道漂亮的女生总是男孩课后谈论的焦点，尤其在她面前，很多男生马上变得精神抖擞，做出自以为很帅又毫无意义的动作，或者突然深沉得不得了，对着一张课程表默默思索——我在书报亭喝汽水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一种表情。

午后，下雨了。

在楼道里正巧碰上方扬，又几乎和他同时看到苏宁从三楼下来，抱着画板，大概刚上过美术课。

风揭起她手中的白纸，有两张刮落到地上。

我和方扬抢上几步捡起来递给她，她犹豫了一下接过我手里的那张，纤细的指尖划过我的手心，一种凉凉的柔软。

她说了声“谢谢”，却没有接方扬递过来的纸。

等她走出好远，方扬的表情还是悻悻的，想骂人，看看她的背影又噫回去了。

我很得意，故作轻描淡写地安慰他：“其实，你捡的这张纸已经脏了。”

”他才注意到纸的反面沾了不少雨渍。

这张纸莫名其妙缩短了我和方扬的距离，他时常到福音巷来找我复习、聊天或者散步。

他不再进入“正题”，谈话时会自觉地把她删去，但“正题”总好像在我们身边打转。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不久毕业班增添了晚自习课，下了自习课回来，我们竟意外地在巷口的梨树下发现了她。

<<我的心在跳舞>>

她坐在树下的石凳上，借着路灯看一本什么书。

灯光折射着树叶上星光般的水滴，给她的侧影镀上一层圆润的光晕，晚风里有薰衣草的香味。

我的脸忽然发起烧来，方扬则兴奋地“嘿”了一声。

他捅捅我，意思是过去打个招呼，也许还有早已准备好的话。

但我站着没动，我不想惊扰她，更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

我们悄悄从槐树的阴影里绕过去，又忍不住放慢脚步回头望着她。

不一会儿，一个斯文清瘦的中年医生远远出现在巷道尽头，疲倦地轻咳一声，也许是她的父亲，刚值夜班回来。

她轻快地跑过去，接过父亲的提包，从我们左侧的槐树下经过，清脆的脚步声消失在小巷深处。

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发现我们。

第二天夜晚，我们又准时在梨树下看到她，看到她等候父亲下班，在九点十分左右接过父亲的提包。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每天差不多有七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远远看着她镀了光晕的侧影。

方扬不止一次地捅我，让我在冲动和慌乱中徘徊，把七分钟安静地流失掉。

终于在一个星光幽暗的晚上，方扬鼓足勇气拉着我走到她身边，故意将一支钢笔扔在地上。

“哎，你们的笔。”

她捡起钢笔，有些惊奇地望着我们。

我有些不知所措，成竹在胸的方扬也变得有些迟钝，谁也没料到她会用那样的目光看着我们，纯粹的清澈与腴腆，让人感到这目光后面还有目光，不可能在她面前掩藏什么。

我和方扬不约而同伸出手，钢笔让我抓到了，动作非常僵硬。

方扬讪讪缩手抢先说了声“谢谢”。

事后我们不止一次为自己的表现懊悔，当时的样子一定是蠢透了。

经历过这一次，再下晚自习行动就有些犹豫。

我觉得在没有变得潇洒自如以前，最好不要轻易地走近那棵梨树。

可是只隔一条街道、一间教室，要想把不那么潇洒的一面完全遮住，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在小巷里笨手笨脚踩单车，迎面碰上她，我就歪歪扭扭踩不成直线；两个班合起来上体育课，隔壁班的女生打羽毛球，我们班的男生围着她们跑三千米，我的鞋跑脱了一只，害怕撞上她的目光，宁可若无其事光着一只脚跑下去。

当我终于在一个早晨捧着满锅油条豆浆与她狭路相逢的时候，恨不能伸出一个指头把自己从她眼前抹掉。

“以后谁要吃早点自己去买！”

我回到国生舅舅家，重重撂下锅子，让舅妈莫名其妙，不明白一向小心翼翼的我为什么骤然爆发。

“算了，”母亲赶紧息事宁人地说，“还是我顺便去买好了。”

让母亲去买毕竟是不现实的，总不能卖上几张票再丢下顾客往家里跑。

我只能每天起得更早，端着钢精锅跟母亲一起到面馆。

面馆里橘黄的灯光像晨雾里瞌睡的眼，这个时段避开了早晨的人流，也不可能出现在她眼前。

比起方扬，我还是为自己庆幸——不像他住在弄堂没有卫生间的筒子楼里，他妈妈指派他爸爸和他每天早晨轮流去公共厕所倒痰盂。

有一回，他捧起痰盂哼着歌往公厕跑，不巧迎面碰上一个同班的女生，尽管不是苏宁，他也险些让痰盂砸到自己脚上。

再次和她接触时，秋风差不多已经凉了，校园梧桐的叶子开始纷纷扬扬落得很快，仿佛时间流动的影子。

某个周末，母亲卖票时突然昏倒，面馆经理把她送进医院又接她回家，同时委婉而坚决地要求母亲在家休息。

舅妈去代劳了几天就嘀咕吃不消，每天起得那么早，夜里砌麻将的工夫都损失了。

母亲为此坐卧不安，我实在怕看她自责的眼神，就自告奋勇去找面馆经理通融，可不可以早晨由我顶

<<我的心在跳舞>>

班，让舅妈睡到八点以后再来的。

头天早晨我就忙得焦头烂额，来买票的手挤得里外三层。

一个叫阿根的老头偏偏递过来一把硬币，这时候最能显示卖票的基本功，母亲收硬币是从来不看，接过来手指飞快一拢就摸清有几角几分。

我是数都数不过来，催得急了，硬币哗啦一声洒了一地，赶紧蹲下去捡，头顶的嘲弄和抱怨吵成一锅翻滚的粥，大清早排长队人人都心急如焚。

最麻烦的是阿根坚决不肯承认我捡起的硬币是两块一角，他说：“你再数数，两块六角，一定的。”

再数也还是两块一角，乱糟糟的刹那，蓦地回头看到此时最不想看到的那双眼睛。

再看，确实是她，拿着一个饭盒，在一片嘈杂里挤到我跟前。

“有一个滚到了这里。”

“她边说着边把一枚五角硬币搁在柜台上。”

金黄的硬币非常干净，不知是捡的还是她从口袋里掏出来的，然后她回到队伍末尾。

我满头大汗，手机械地撕着票。

终于轮到她了，只是最简单的两样，一份清粥三两煎包。

我不自然地把票递给她，感激在全身翻涌又找不到措辞，问：“明天，还来吗？”

“她好像什么都明白，眼里有一丝笑意，却没有回答我。”

明天，她还是来了。

照旧在六点四十五分左右进入面馆，排队，到我跟前买票，两块四角钱。

她掏出两块五角，照旧有一枚干净的硬币。

我拿出一张压得非常平整的一毛钱，摊开在手掌上，再次感受到她指尖划过，留下一道凉凉的柔软。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她会吧清粥盛进饭盒，再取一支扎油条的竹签穿过煎包。

她总是只买两份早点，或许她也有一个不完整的家庭？

临走前，她还会看我一眼，是无声的再见，但始终没有说出来。

之后的早晨，内容差不多都是这样。

我发现方扬有许多崭新的一毛钱夹在课本里当书签，于是坚决要他换给我，好每天拿出一张找给她。

我喜欢看她接过那么整洁的小票子，既意外又高兴地笑一笑。

我反复犹豫要不要在钱币上写一句话递给她。

提起笔来，所有的话都在眼前转，又不知道哪一句能够表达。

方扬也天天到面馆约我上学，不过比苏宁差不多要晚来四十分钟，完全不知道我的手心每天被轻轻划一下的经历。

我也没有告诉他，我明白这很自私，可是真的不想让他知道。

“苏宁的爸爸好像不上夜班了。”

“有一天他忧郁地说，他一定又去看过巷口，那里只有两棵树，梨树的左边是槐树。”

“也许改成上早班了，她会换个地方出现。”

“我随口说着却马上不自然起来，怕他窥探到我的秘密。”

幸好，他还沉浸在若有所失的情绪里。

这家伙的表情总是不挂门帘的，所有心事一览无余摆在脸上。

大概就因为这个缘故，男生们讨论苏宁时总喜欢把他捎带上。

事实上，在那样的年龄，一旦面对让自己心跳的女孩，男孩的表现反而总是缩手缩脚的，他和苏宁的接触并不比我多多少。

不久，方扬急匆匆找到我，他们班开始传闻她和一个男生的特殊关系——那么多眼睛注视着她，没有传闻是不可能的——说她每天会见到一个洁白安静的男生，真的很安静，动作很少有声音的，可是着急的时候他额上的头发像风拂过一样会动……

消息的来源据说是另一个女生瞟过她的日记。

太无聊了，我瞅一眼方扬，有些愤慨，突然又暗地里激动，日记里写的会是我吗？

那么好看而且优秀的一个女孩子，居然在关注着我；然后又严重地疑惑起来，我不够好看，成绩也不优秀，有什么值得关注呢？

真的会是我吗？

<<我的心在跳舞>>

我第一次认真地照镜子，在镜子里换了很多表情，往额上嘘气，头发还是纹丝不动。

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猜测有多么可笑。

这一年，我的功课已经到了让老师不屑一顾的地步。

在一个靠分数决定形象的地方，不停做测验卷子的时候，同桌之间会互相批改比较一下分数，只有我的卷子上老是出现空白。

对不在同一个跑道上的选手，大家的态度相当漠视，也可以说是宽容。

但班主任是不可能宽容的，毕竟班级排名和升学率往往要由分数最低的学生决定。

会考结束，他把我唤进教务处。

一进教务处偏偏又撞见她——两个女生正帮忙誊写年级考试排行榜，她在一旁报分数。

班主任指着数学成绩那一栏，请教我该如何填写。

我的考分对于他简直是个羞于启齿的数字。

“要填你自己填好了，”他咬着牙说，“我都怕难为情。”

我默默拿起桌上的红笔，当真在数学一栏填上自己的考分，低头在她和班主任惊愕的目光中出去了。

夜里，我对着一页页爬满符号的数学课本发呆，想要潇洒地活下去是多么不容易，我暗自感叹，不敢想象母亲压在我肩头的期望，更不敢想象苏宁当时看我的表情。

一连几天我不去面馆。

唯一可以摆脱自卑的方式是偷偷写小说，在自己笔下把自己塑造得潇洒起来，面对女生满脸阳光，勇往直前，挥洒自如。

第一篇小说是《女神女孩》，字里行间当然会有她的影子。

……

<<我的心在跳舞>>

编辑推荐

中国最知名的儿童文学大奖； 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图书； 不说教的“作文书”，名家倾情打造精品“范文”； 万千教师、家长和孩子挚爱的图书珍品。

冰心奖，一个关于爱与美的文学梦。

二十多年来，冰心奖沿着冰心老人生前所期许的严肃、高雅、独立和纯正的文学轨迹，健康而有序地运行着。

到目前为止，已设有“新作奖”“图书奖”“艺术奖”“作文奖”4个奖项，在每年年终分别颁出。

历届获奖作家均以此为荣，继续努力实践自己的文学追求，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品。

冰心奖获奖作家的队伍迅速成长并壮大起来，出现了一大批获得广大小读者广泛认可的知名作家。

<<我的心在跳舞>>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